

新时代放歌而人民立言 沈培增书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暨全军文学创作座谈会发言摘要



不断寻找新的写作资源

□周大新

景,让一些新兵、老兵、班长、排长和我一起喜怒哀乐。我写了诸如《初入营门》《呼啸的炮弹》《三角架墓碑》等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为我赢得了最初从事创作的信心。

后来,我有幸去战场采访。战场上的事物和故事在我的脑海里翻腾,我写出了短篇小说《汉家女》和《小诊所》,写出了中篇小说《走廊》。小说发表后获得了不少奖励,这进一步鼓起我走创作之路的勇气。我到师机关和军区宣传部工作后,对机关干部的生活熟悉起来,就写了《军界谋士》等反映军队机关干部生活的小说。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成了写小说最好的取材之地。

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战争生活也可以成为一个军队作家的写作资源。不管一个作家拥有的军旅生活经历多么丰富,如果他长年累月地总是使用它们,也会有空用的时候。怎么办?我开始把目光转向历史。我在我们民族的战争历史中寻找时发现,过去的战争在规模、战法和使用的武器方面,和今天的战争有所不同,但战争中参战军人的喜怒哀乐和我们今天的军人很相似,战前、战中、战后军人面临的问题也差不多,如果能把让我激动的人物和生活场景,我把他们变成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人物活动的背

写作资源,就是可供作家产生创作灵感和激情,进而开始艺术生产的素材存在之处。它是作家赖以生存的东西。经过多的摸索,在写作资源问题上我逐渐明白以下几点:

个人的军旅生活经历,是一个军队作家最宝贵的写作资源。经历就是财富,这句话用到作家身上特别恰当。一个军队作家的军旅生活经历,就是他最宝贵的写作资源。我18岁入伍后,在野战军的一个炮兵团指挥连当战士。后来当测地班的副班长、班长,接下来任团警卫排的排长和火箭炮连的副指导员,在团司令部和政治处也帮助过一段时间工作,所以对地面炮兵的日常生活、训练演习的过程、进入野外临战展开的状态比较熟悉。在我最初开始写作时,这段生活经历就成了我的写作资源。我从这段生活经历里找到了不少让我激动的人物和生活场景,我把他们变成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人物活动的背

的,我没有感受到强烈的爱、恨、伤痛、愤怒、同情和怜悯,我没有从要写的历史战争中获得新的思想发现。面对历史上的战争,我有了“审美疲劳”,我的情感储备用完了,我的思考能力也停在原地不能发力。我没有动笔写下去的激情。到这时我才知道,作家的情感也有倾倒空了的时候,思考力也需要充电的时候。这时,若想继续写下去,要么歇一歇,读读书补充补充生活,待情感储备充足和思考力活跃之后再动笔,要么就先停止使用现有的写作资源,再找一种新资源。

随着调查采访和资料阅读的深入,我发现自己的思考力又活跃起来,一些反恐事件使原先藏在头脑某个角落的另外一部分情感也被激活了,我又开始激动和冲动起来,人物、故事、叙述方法、语言样式不断地涌进脑子里。随后,我写出了长篇小说《预警》。

一个军旅作家寻找写作资源不容易,一旦找到并拥有了新的写作资源,还要学会珍惜。因为与地方作家相比,我们得来这些资源要更不容易些。比如去战场采访,有时是会遇到危险的。而所谓珍惜,就是在使用时,不要草率使用造成浪费。本来一块写作资源足够写一部长篇小说,结果你粗放使用,没有精心设计,只写了两三个成色一般的短篇小说,这就有点浪费,有点亏了。就像你拥有一块布,本来够做一套很好的衣服,结果因你胡乱剪裁,最后只做成了两条短裤,当然不划算了。

多年来,在《讲话》精神的指导和鼓舞下,我主要从事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重温《讲话》精神,结合创作实践,我谈4点体会:

牢记历史使命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依旧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在努力发展经济的今天,我们需要格外重视民族精神的铸造。这是民族复兴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军旅作家的时代责任,就是要在民族精神铸造上寻求可靠有效的传承途径,并使之在当代读者心中产生巨大的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讲,寻求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新突破,就是要深刻地认识到当代中国在精神层面上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深度发掘革命优良传统与今日中国现况的精神契合点,努力为当代中国读者提供对历史的新认知与新诠释,在史学价值、文学特质和审美层次上满足当代读者的精神与情感需求。

传承革命精神 先进军事文化是我军发展壮大、克敌制胜的强大精神支撑和重要力量源泉。军委领导指出,我军自诞生起80多年的奋斗历程,创造了特色鲜明的先进军事文化,孕育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创作了许多军旅红色经典,不仅是我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而且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革命战争史证明,革命军事文化对激发官兵的战斗精神,巩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陶冶官兵的情操和提高官兵的全面素质,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作为军旅作家,要争做一名革命精神的传承人和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排头兵。随着时代的发展,军队的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成为提高部队全面素质,增强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精神保证。先进军事文化建设,首先要正本清源,梳理出革命精神的传承脉络,寻找到精神传承的活水源头,这就是我之所以几乎把自己最好的创作年华投入到革命历史题材写作的根本的理由。

认清服务对象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灿烂的历史篇章是由人民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组成。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阐述,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智慧和力量,永远在人民之中,人民永远是推动历史前行的主角。就历史题材创作而言,这是在世界史上独具中国特色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因此,书写人民的作品,才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作品。因此,作家要永远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的精神需求服务。当代中国,无论文化如何呈现多元化趋势,



人民的精神需求永远是文学创作的主题。认清服务对象,坚持主流意识,是当代作家的基本政治素质。《讲话》之所以格外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正是说明解决服务对象的问题,对于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前几天,我刚刚从云南边防深入部队回来,近一个月的走边防、和战斗在一线的官兵同吃同住,使我进一步了解了目前部队建设的实际和官兵的情感,也获取了不少鲜活的创作素材。不断地深入基层部队,是军旅作家创作生涯中的加油站,只有不断地充实自己,更加紧密地靠近现实生活的脉搏,你的心才能和官兵们同步跳动,你的情感才能得到官兵们的喜爱。

努力恪尽职守 近20年来,我主要从事的是非虚构历史题材写作,此类文学作品的写作,要求作家必须具有历史学、政治学、哲学、军事学、经济学等诸学科的综合学识。为此,数十年来我始终坚持综合知识的学习与积累,所作的读书笔记远比发表的作品规模巨大。同时,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需要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非虚构类写作的原则是严肃、严谨、求真、务实。在浩瀚的史料中去伪存真,从海量的资料中攫取精华,勘察历史痕迹,搜寻采访对象,接近真理和真相的过程如同一个人的跋涉,道路漫长曲折。我的每一部著作都耗去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中宣部邀请我在“五个一工程”颁奖大会上发言时,我的感言只有一句话,那就是:“燃烧自己,照亮探求真理之路。”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军旅作家的文学创作既要靠艺术才华,更要靠政治自觉,要以报国为民的责任和忧患意识,坚定自己的文学信仰,鼓舞自己的创作激情,锻造自己的写作意志;要以燃烧自己照亮道路的孺子牛精神,恪尽职守、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我多年从事文学创作的切身感受。



着力塑造当代军人形象

□徐贵祥

一些难忘的人和事,比如我的老班长陈仁进、王小华等人,他们是我军旅生涯的良师益友,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最后都离开了军队。但那些生动的故事,那些人物的笑容容貌,却始终成为我们思念的对象。日复一日,久而久之,那些人物渐渐地凝聚成一个清晰的形象,一个任劳任怨、以微小之躯承担军人职责的老兵石平阳,便冉冉升起在我的眼前。这部作品后来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基层部队老兵退伍和新兵入伍阶段放映的励志影片。通过这些事例,我深切地认识到,艺术来源于生活是真理。它是通过生活中的人物作为桥梁来到我们笔下的,这些生活中的原型一旦成为我们笔下的人物,必然又被赋予艺术的感染力,从而照亮我们的生活。

军事文学人物,闪烁着英雄主义的光芒。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军队作家,我的笔下虽然人物众多,但追根溯源,这些人物无不同我早期的连队生活有关。我刚刚当兵的时候就被告知,我们那个师

是总参作战值班部队,此后几十年,先后被赋予应急作战部队、快速反应作战部队的任务。我记得还是在新兵训练阶段,老连长谢必绪站在队前告诉我们:“我们三营,你们九连,在全团的各项比赛中,都是第一。你们现在的学习训练,都要冲着第一。”所以我在创作时,设计了一个情节:在全团大比武凯旋归来,饭前列队唱歌的时候,副班长范辰光突然跨出队列,宣布给自己一个处分,因为在那一次比赛中,出了一个小小的意外,他在全团100多个竞争对手当中,只拿了第二名。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有幸参军来到了一支英雄的部队,这支部队的传统和光荣的历史,已经渗透到我的血液当中。特别是当我成为一名军队作家之后,每当我拿起笔来进行创作的时候,老部队里的那些人和事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军事文学人物寄托着崇高的理想。

从事创作多年,不管身处何地,无论业余专业,我始终牢记一条,自己是一名作家,更是一名军人,因此我笔下的人物都

深深地打着军事文化的烙印。2007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特务连》,作品里的当代军官陈晓,是我的一个理想人物,他才思敏捷,意识前瞻,具有忧国忧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多年执著地潜心研究世界军事变革,率先提出陆战独树一帜。在陈晓的身上,我既赋予了他革命军队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也寄托了对于未来战争中的中国军官的良好祝愿。《明天战争》是我近年花费心血较多的正面强攻当代军事文学的作品,这个作品仍然以我的老部队为时代、文化和地理背景,围绕战争准备这一职业命题,让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扭结在一起碰撞。主人公岑立昊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以“会打仗”作为自己的职业目标,倾情于提高部队战斗力,以世界军事变革的前沿信息警示自己,鞭策自己,在重重包围中屡败屡战,终于杀开一条血路脱颖而出。

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作为一名军队作家,只有把自己创作的根须深深地扎进军营生活,同广大官兵同呼吸共命运,才能从生动丰富的生活中发现典型人物,才能提炼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照亮生活的理想的、崇高的当代军人形象,才能写出与时代共振共鸣的作品。

为谁写作比天还大

□柳建伟



创作出版了《突出重围》《北方城郭》《英雄时代》等长篇小说8部,创作出版了《红太阳白太阳》《日出东方》等长篇纪实文学4部,撰写发表了《伟大的转折》《永垂不朽的声音》《大片时代中国电影的重大缺失》等文艺批评文章80余篇30余万字,创作了《惊涛骇浪》《惊天动地》《飞天》等电影文学剧本13部,创作了《突出重围》《石破天惊》《爱在战火纷飞》《开国》等电视文学剧本14部近400集。30年来,我个人获得的国家级和军级以上奖项有茅盾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夏衍电影文学奖一等奖、冯牧文学奖、全国优秀电视剧编剧奖、影视杯优秀电影剧本奖、俄罗斯军事电影最佳剧本奖、解放军文艺奖各1次;我担任独立编剧和第一编剧的影视作品,5部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部获得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2部获得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2部获得电影百花奖,2部获得电视剧飞天奖,2部获得电影金鹰奖,2部获得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

回顾30年的创作历程,我最重要的感

受是:为谁写作比天还大,只有为人民写作,才有出路。

当然,要想写出点像样的作品,还需要一并掘得百丈深的一根筋精神和板凳坐得十年冷的淡泊精神。为创作小说《突出重围》,我做了7年多的各种准备。为写好反映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电影剧本,我用了整整8年时间,先后设计过5个方案,作废的文稿有11个,共计60余万字。为创作电影剧本《惊天动地》,我六次去灾区深度采访,仅灾区行程就超过5000公里。汶川大地震后共有6次6级以上余震,我在采访时遇到过4次。我曾搭乘直升机,去过唐家山堰塞湖的抢险现场。我们乘坐的从汶川飞成都的直升机和失事的邱光华机组驾驶的直升机,在岷江峡谷的上空,遭遇同一股气流、同一群云团,没有这些深入的采访和灾区的数次历险,我是无法写出《惊天动地》的。

70年前,毛泽东同志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33年前,邓小平同志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提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提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16年前,江泽民同志提出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号角,号召作家艺术家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一年前,胡锦涛主席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与时代同进步,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心连心。

我想,军事文学要想再创新的辉煌,军事文学作家必须时刻牢记这些重要论述,真正解决“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问题。忘记和脱离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最大危险。今后,我还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守与时代同行的立场,坚定直面现实生活的态度,坚决做到为人民、为人民军队放歌,力争再创作几部像《突出重围》那样的反映部队现代化建设的好作品。

在绿色军营中实现文学梦想

□胡松夏



“根”——绿色的军营,因为只有“根深”才可以“叶茂”。我要感谢所有关心支持我的领导和战友,更要感谢给予我创作灵感和文学源泉的多彩军营,倘若没有这些,我的写作将无从谈起。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和作品质量,也在不断地进行反思。作为一名士兵,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我要为谁写、如何写。作为新时期的士兵,我坚信只有充分利用军营里的信息与资源,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一块“好钢”,立足军营,写好官兵,才会拥有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2009年,我所在的总后油料研究所迎来50华诞,为了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我打算用诗歌的艺术语言,来讴歌赞颂一代代“油研人”投身军油料科研事业的无私奉献精神。在翻阅所有能够查找到的材料后,我仍感觉缺少一种真正使人心灵震撼的

素材,以致我无法下笔。于是我开始利用节假日采访当年几位曾亲自参与课题研究与野外试验的老专家,倾听他们讲述。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和思索,我终于萌发了写作的冲动。一年后,我创作的长诗《铿锵之韵》出版发行。因此我认为,即便再翔实的资料都有可能遗漏讲述者的语言,身临其境地体验与坐在办公室里查材料必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与专业作家相比,业余作者尤其是像我一样的战士在外采访等方面的确有很多不便,但文学是崇高和美丽的,只要我们深深地热爱,那些一时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

文学以及所有的艺术创作都注定要来源于现实,一个作者只有真正地走进基层,沉潜到军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作品才会呈现出勃勃的生机与活力,才会有军事文学独特的铿锵与魅力。作为一名爱好文学的士兵,目前的主要工作是编辑杂志,写作仍是我的业余爱好,但我的“根”已深深地扎进了绿色的军营。是火热的军营给予了我成长和进步,更是火热的军营给予了我写作的自信和源泉,我会更加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自觉沉潜到生活的深处,深入到官兵中间,以作家的细腻眼光观察生活,用手中的笔记录转型的社会和变革的军营,为官兵奉献出热血士气、凝聚民心的优秀作品,在绿色军营中实现我的文学梦。

本版图片摄影:穆可双

30年前,我决定弃工从文,开始学习写小说。那时,我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计算机工程系的一名大三学生。作为一名工科大学生,我深知这种改行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过去的30年,中国恰恰遇上了前所未遇之大变革时期,国家形象日新月异,社会形态变化深刻复杂,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交融交锋空前活跃,仅文学创作领域已是思潮一个接一个地汹涌,流派一个叠一个地登台,一会儿是寻根大旗飘扬,一会儿是新写实独领风骚,今天是身体写作赚足了眼球,明天又是青春写作粉墨登场,一个还不成熟的作家如果心中没有坚定的信仰主张,是很容易迷失自我、迷失方向的。

今天,很多人都认为我的改行算是成功了。我把这种成功首先归功于我在1982年就认真读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旗帜鲜明地号召作家、艺术家要永远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立足现实、直面现实,用人民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把人民作为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加以表现和讴歌,做时代的书记员,人民的代言人。

30年来,无论写小说还是写剧本,我都能始终坚持与时代同行,走直面现实生活,为人民放歌的创作道路。从1982年写出短篇小说处女作《尊严》,到2011年根据我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拍摄的故事影片《飞天》公映并广受好评,不管是创作小说,还是创作影视作品,我在创作道路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方向性的偏离。这30年来,我创作发表了《王金栓上校的婚姻》等中短篇小说20余篇,

军旅作家的使命与责任

□王树增